

蒙化陳翼叔  
楚雄劉毅菴

先生殘稿

天  
脈  
斗  
望

集  
殘  
稿

天叫  
望

# 集合刊序

人者何。性也。性之爲性。靈明瑩潔。人之爲人。不汨其性。詩者何。性之外著也。性之外著。不僅詩。而詩爲其一。詩之爲詩。抒寫人性。即詩卽性。即性卽人。則詩亦卽人。人亦卽詩。故行尸走肉。營營物慾者。非人也。字比句藻。摹調擬聲者。非詩也。於乎。何今日人之少耶。詩之少耶。抑吾聞之。世道隆污。羣已互繫。小己恆化於羣。亦或化羣。化羣者。必其能不化於羣者也。羣居者。又易化於羣者也。故索化羣者。於他羣易。於本羣難。於古之羣易。於今之羣難。今禹域人道之衰。衰於無人。惟其無人。故未由化。雖然有道焉。曰來外人。生古人。外人不可必來。外人之性格。或可傳。古人不可復生。古人之

性格未嘗往。來外人譯西籍。傳西學是已。若夫生古人之道。則吾友印泉之刊天叫脈望兩集。庶幾近之。兩集吾演翼叔毅菴兩先生之性格著於外者也。昔有明不祀。神州陸沈。士大夫歆利畏威。喪心變節者。滔滔然。兩先生則肥遯自貞。誓死弗屈。行坐寢饋中。不忘故國。勁節孤忠。庶幾不汨其性者。故其詩如其人。天叫集不事彫琢。脈望集則詩律頗細。然並皆真情勃鬱。語語自性靈流出。無一毫虛飾。余嘗讀之。慷慨之懷。淒楚之音。恍然若有兩先生接。不辨其爲詩也。繼則覺一種孤峻正直誠篤之氣。凜然塞乎天地之間。且不辨其爲人。噫嘻。人耶。詩耶。斯真可以人今之人詩今之詩者矣。吾乃不得不嘉印泉之功也。兩先生著作頗富。迭遭秦火。

殘毀殆盡。及今倘更無人抱守彰顯之恐。此吉光片羽。亦將泯跡於天壤。雖然。泯跡何損於先生。先生自有其不朽者在。第人道將何翼焉。是集之刊。雖屬思古幽情。抑亦化羣微愷也。世之學爲人者。庶將有取於斯。已酉早春太和張耀曾序

西早春六時通靈會計

四龍圖景衆之既。聖恩思古。而對時。亦山。翠。巒。峭。嶺。之。早。爲。人。  
以。天。地。聖。恩。所。被。而。維。外。式。主。其。不。可。言。者。人。能。裸。  
然。思。德。盛。又。今。而。聖。恩。人。因。而。聖。恩。之。恐。此。古。昔。已。陳。亦。陳。所。便。

天叫  
脈望  
集合刊序

予友印泉輯陳翼叔劉毅菴兩先生詩集。問序於予。予棘人也。方遭母喪。予兄亦遽即世。椎心泣血。不能已。予哀思。而兩先生當明季艱難辛苦之餘。歌哭思懷。其哀隱已與予校。則何如也。滇南自昔爲山國。士生是域者。大率堅忍不拔。激昂慷慨。埒於燕趙。而以予所見如印泉者。固其一耳。且滇南至今。風雲日急矣。予接是鄉人士。類有朝氣。無悽惋憂鬱態。歧路霑巾。更所弗爲。夫以兩先生之遇。沈痛在心。灝氣猶凜凜。炳乎日星。烈乎嚴霜。於以見先世之清芬。其啟迪後人爲至也。嗟夫。金馬碧雞之鄉。孰謂其淪胥以終耶。殆必有傑者起。凌厲中原。顧盼生姿。吾猶見昆明池水。武帝旌

旗相照耀而宏漢京矣。豈不懿哉。翼叔本武士。詩則清瘦。間亦涉綺詞。然關心民瘼之作。居其大半。不事詩書。而如許風雅。奇觚極已。毅菴則純肖工部。哀艷欲絕。一字一血。而身世又適與爲同。桓子野聞清歌。輒喚奈何。嗟夫。予安能無感哉。明日海水蒼波。驪歌一唱。余則去東國之海南羣島。極目雲天。故國梅柳。有日益遠耳。而終天之恨。帕米爾高原。不足容積。顧念兩先生當時風雨雞鳴。志節不渝。則余亦佇悲轉以自勵。兩先生九原有知。其或子契也歟。昔孫嘉淦南遊記。自謂幼子夭殤。荆妻溘逝。於是爲遊以遣憂。余也行役不歸。倚閭人去矣。而天南哀鴈。又復弔影孤飛。非孫氏比也。余能遊以自委耶。倚裝咽淚。讀兩先生之詩。不能卷掩。靜夜

霜鐘。老梟號月。如提予耳而訓之。印泉刁斗屯營。暮角秋笳。手此當復奚若。抑余謂印泉儒將風流。尙似翼叔。當益鼓其雄風。無爲翼叔不得已。空山歌嘯。野哭荒涼。以血淚遺編著。而余則投筆從戎。抗懷班定遠。亦勿學毅菴徒作傷心人語。印泉其謂之何。天下讀者。更謂之何哉。己酉二月江右湯增璧序。



天叫脈望 集合刊序

吾友李君印泉。刊輯陳翼叔先生天叫集。及劉毅庵先生脈望集。自東瀛寄書屬爲序。攷翼叔名佐才。仕明授武職。從永明帝奔緬。不及。遂隱居發憤。學爲詩歌。毅庵名聯聲。明末舉鄉解。國亡隱琅井山中。愈肆吟詠。二先生之事蹟同。抱負亦同。皆以其忠憤不能自己之情。發爲詠歌。吁可悲已。瓊惟天壤之正氣。無時不流行於兩間。時處乎順。則此氣暢達發舒。而羣生因以蒙福。若時處乎逆。則此氣鬱結抑塞。而正士爲之阨窮。當其明夷蒙難。志不得伸。至於氣噴血湧。骨折肉癰。不能自存。壹若自此沈埋。終古而莫有白其忠義之苦衷者。然而天心則默佑之。鬼神則呵護之。血氣之倫。

則無不憐恤而思慕之。迨至數百年後。固亦有仰止高山。通於寤寐者。爲之搜求軼事。徵采遺聞。蓋潛德幽光。久而自發。聖如孔孟。賢如夷齊。莫不在生困頓。沒世乃共尸祝而馨香之。謂非此正氣之磅礴而不可磨滅哉。印泉之刊輯此集也。於幾經劫火之餘燼中。拾此殘斷。并不敢張皇於人。而惟是裝同秘笈。攜之海外。軍學之暇。輒手抄而懷匿之。且典衣而鐫印之。此其心果何所爲哉。亦以其晦明風雨之情。有發於不能自己者耳。然後知磅礴乎千古兩大之間者。氣爲之。而潛通乎千古兩大之間者。則情爲之也。印泉其亦多情乎哉。瓊讀二先生之詩。覺翼叔則輕清峭絕。有似輞川。毅庵則沈鬱頓挫。有似工部。味其詩如見其人。如得其心。二先

生者。固以有詩而存。若其無詩。恐未必能存也。詩之足重顧如此  
哉。宣統己酉夏五月鄧川楊瓊序。



天叫  
脈望

集殘詩刻合

天叫集殘稿（共五十八首）

明孤臣蒙化陳翼叔先生著

鄉後學李根源鈔輯

根源謹案滇志載翼叔先生名佐才。雲南蒙化府人。少倜儻不羈。世亂習才技。隸沐黔國（天波）標下。受弁職。永明王到滇。佐才以黔國命使四川。歸則王已奔緬。追不及。乃隱居發憤。學吟咏。佐才幼讀書。僅至論語。而天才敏捷。又得擔公何穉元相討論。著作竟卓然成家。有寧瘦居天叫集。是何菴等稿。暮年鑿石爲棺。作詩自挽云。明末孤臣。死不改節。埋在石中。日煉精魄。雨泣風號。常爲弔客。明陳佐才自題。遠近知交。皆有和章。名石棺。

詩俱鐫棺上。及死子孫遵遺囑。即瘞於內。翼叔詩。多血性語。不事推敲。而聲情遙遠。如題關帝廟云。漢家無寸土。關帝廟常存。試問何功德。殺戮爲天尊。曹瞞亦殺戮。至今鬼猶哭。樂府云。龍老有小龍。鳳老有小鳳。對月飲云。飲乾酒數盃。腹裏有明月。小陽春云。背時桃與李。越分鬪繁華。若是春來到。何顏又放花。賣罄云。我夢已驚醒。又醒他人夢。送遠曲云。臨欲別時不及問。可過雲遮那座山。吁可哀矣。(三三三)嗚呼。翼叔先生固血性男子也。抱大有爲之才。豈願終於亡國。而不思有所倡義以圖恢復哉。吾意當時必有所奔走密謀。(可於先生感懷諸作及毅菴石棺詩戮力邊疆一語。想像得之。)而天不佑子。子然一身。莫

可如何。乃不得已而隱匿鄉里。肆志於詩歌。以紓寫其亡國之痛。其心志之苦爲何如哉。今先後獲其殘詩五十餘首。撫讀一過。淵淵然幾不知涕之何從。屢覓其全集。已散失不可得。是何菴稿又熾滅於乾隆四十七八年間之一炬。（見梨閣餘錄）其僅存而得見者。殆舍是莫由矣。亟出刊之。以與我國人共抱此殘缺也。（戊申端陽前一日）

閨怨（二首）

鳥倦欲休息。飛來爭樹枝。黃昏將又近。是妾斷腸時。  
閒步柳陰下。杜鵑枝上棲。忙將他打去。打去向郎啼。

月夜賞梅聞笛